八編類纂

五十七

將類

加3
1717
77-37

芸七十七

1加3
1717
77-37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八

左編

將類

御示夷

唐裴行儉 北夷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父仁基隨左光祿大夫陷于王世充後謀歸國事洩遇害武德中贈原州都督諡曰忠行儉幼以門蔭補弘文生貞觀中舉明經拜左屯衛倉曹參軍時蘇定方爲大將軍甚奇之盡以用兵奇術授行儉上元三年吐蕃叛出爲洮州道左二軍總管儀鳳二年卜姓可汗阿史那都知及李

遮匐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吐蕃叛渙方熾敬元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涅涅師質京師有如遣使立之即路出二蕃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功也帝因詔行儉册送波斯王且爲安撫大食使徑莫賀延磧風礫晝冥導者迷將士饑乏行儉止營致祭令曰水泉非遠衆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衆皆驚以方漢二帥將軍至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覘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僞約攻謂曰吾念此樂未始忘孰能從吾獵者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閑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趨召都支都支未與遮匐計及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卒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禽之是日傳其埶箭召諸部豪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齊襲遮匐道獲遮匐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主并言都支已禽狀遮匐乃降悉俘至京師將吏爲刻石碎葉城以紀功

唐王晙

王駿洛陽人少孤好學長豪曠不樂爲御檢事擢明
經第歷遷殿中侍御史加朝散大夫時朔方軍元帥
魏元忠討賊失利歸罪于副將韓思忠奏請誅之駿
以思忠既是偏裨制不由已又有勇智可惜不可獨
殺非辜乃廷議諍之思忠竟得釋而駿亦由是出爲
渭南令景龍末累轉爲桂州都督桂州舊有屯兵當
運衡永等州糧以饋之駿始改築羅郭奏罷屯兵及
轉運又堰江水開屯田數千頭百姓賴之遷朔方副
大總管吐蕃以精甲十萬寇臨洮其酋坌達延以兵
踵而前駿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合料奇兵七百易

胡服夜襲去賊五里令曰前遇寇士大呼鼓角應之
賊驚疑伏在旁自相鬬死者萬計進并州都督長史
突厥默啜爲扳曳固所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既而
降者稍稍叛去駿上言突厥向以國亂故款塞與部
落無間也延素北風何嘗忘之今徙處河曲使內伺
邊鏃乃是畜養使爲間謀日月滋久奸詐愈深比者
不受要約兵已屢動擅作烽區閉障行李虜脫南牧
降帳必與連衡以相應接表裏有敵雖韓彭孫吳無
所就功請至農隙令朔方軍大陳兵召酋豪告以禍
福啗以金繒且言南方糜鹿魚米之饒並遷置淮右

河南寬鄉給之程糧雖一時之勞然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克兵則皆勁卒議者若謂降狄不可以南處則高麗舊俘置沙漠之曲西域傍編夷居青徐之右何獨降胡不可徙歟臣復料議者必曰故事置于河曲前日已寧今無獨異且往者頡利破亡邊鄙安定故降戶得以久安今虜未殄滅此降人皆戚屬固不與往年同已臣請以三策料之悉其部落置內地獲精兵之實閉黠虜之患此上策也亭障之下蕃華參處廣屯戍爲備擬費甚人勞下策也置之朔塞滋成禍萌此無策也不然前至河水且必有變書未報而虜已叛乃敕駿將并州兵濟河以討駿聞行卷甲捨暮趨山谷夜遇雪恐失期誓於神明曰駿事君不以忠不討有罪天所殛者當自蒙罪士衆無罪心誠忠而天監之則止雪反風以奬成功俄而和霽時叛胡分二道走駿自東道追及之獲級三千以功遷御史大夫朔方道行軍大總管時突厥跌部落及僕固都督勺磨等散在受降城左右居止且謀引突厥共爲表裏陷軍城而叛駿罔入秦密請誅之八年秋駿誘跌跌等黨與八百餘人于中受降城蘭池胡康待賓反詔郭知運與駿討平之玄宗以官人賜知運

等、駿獨不敢取。曰、臣之事君。猶子事父。詎有常近闇
拔而臣子敢當乎。誓死以免見聽。初駿奏朔方兵力
有餘、願罷知運、獨當戍未報而知運至、故不協。駿所
降附、知運輒縱擊賊、意駿賣已、乃復叛。駿坐貶梓州
刺史。卒贈尚書左丞相。駿氣貌偉特、人謂之熊虎相
慕節氣有古人風。其馭下肅一、吏人畏愛之。突厥默
啜既死、突厥施蘇祿復自爲可汗。毗伽可汗患之。默
啜時牙官曉欲谷年七十餘。多智略、國人信服之。毗
伽乃召以爲謀主。突厥降戶處河曲者、多叛歸之。駿
上言願集兵衆徙之內地、疏奏未報。降戶果叛。十朔

方大總管薛訥討之。王駿亦引并州兵追擊破之。毗
伽謀入寇。曉欲谷曰、唐主英武、民和年豐、未有間隙
我衆新集、且當息養數年、始可觀變而舉。毗伽又欲
築城立寺觀。曉欲谷曰、突厥人徒、不及唐之百一。所
以能與爲敵者、正以隨逐水草、射獵爲業、人皆習武
強則進兵、弱則竄伏。故也。若變舊俗、必爲所滅。釋老
之法、教人仁弱、非用武爭勝之術、不可崇也。乃止

宋李允則

李允則字垂範、并州孟人。濟州團練使謙溥子也。少
以材畧聞。蔭補衙內指揮使。西川賊劉旰平、上官正

今始有之和糴田間

議修城未決命允則往視還言西川以無城難守宜如正議又言兵分則緩急不爲用請併屯要害以便餽餉高溪州蠻田彥伊入寇遣詣辰州與轉運使張素荆南劉昌言計事允則以蠻徼不足加兵悉招輯之遷知潭州將行眞宗謂曰朕在南衙畢士安嘗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初馬氏暴斂州人出絹謂之地稅潘美定湖南計屋輸絹謂之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民輸茶初以九斤爲一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則請除三稅茶以十三斤半爲定制民皆便之湖湘多山田可以藝粟而民惰不耕乃下令月所給馬芻皆輸本色緜是山田悉懇湖南饑欲發官廩先賑而後奏轉運使執不可允則曰須報踰月則饑者無及矣明年爲饑復欲先賑轉運使又執不可允則請以家貲爲質乃得發廩賤糴因募饑民堪役者隸軍籍得萬人轉運使請發所募兵禦邵州蠻允則曰今蠻不攖無名益戍是長邊患也且兵皆新募饑瘠未任出戍乃奏罷之陳堯叟安撫湖南民列允則治狀請留堯叟以聞召還連對三日帝曰畢士安不謬知人者遷知滄州允則巡視州境濬浮陽湖葺營壘官舍間穿井未幾契丹

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斷水代砲契丹遂解去
眞宗復召謂曰頃有言卿濬井葺屋爲勞民者及契
丹至始見善爲備也轉鎭定高陽三路行營兵馬都
堅押大陣東面請對自陳武藝非所長不可以當邊
劇帝曰卿爲我運籌策不必當矢石也凡下諸路宣
勅必先屬幾則省而後行及王超敗人心震搖幾則
勸超衰絰向師哭以解衆忿契丹遍好徙知瀛州上
言朝廷已許契丹和議但擇邊將謹誓約有言和好
非利者請一切斥去眞宗曰茲朕意也何承矩爲河
北緣邊安撫提點榷場及承矩疾詔自擇代乃請允

則知雄州初禁榷場通異物而遷者得所易珉玉帶
幾則曰此以我無用易彼有用也縱不治遷泉上閭
門使奚州刺史河北既罷兵允則治城壘不輟契丹
主曰南朝尚修城備得無違誓約乎其相張儉曰李
雄州爲安撫使其人長者不足疑既而有詔詰之允
則奏曰初遍好不即完治恐他日頽圮因此廢守則
邊患不可測也帝以爲然城北舊有甕城允則欲合
大城爲一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爲供器道以鼓
吹居人爭獻金銀幾之密自徹去聲言盜自北至遂
下令捕盜三移文北界乃興版築揚言以護祠而卒

就開城浚壕起月隄自此甕城之人悉內城中始州
民多以草覆屋允則取材木西山大爲倉廩營舍始
教民陶瓦甃標里閈置廊市邸舍亦礎城上悉累甃
下環以溝壍蒔麻植榆柳廣闢承翰所修屯田架石
橋構亭榭列隄道以通安肅廣信順安軍歲修禊事
召界河戰棹爲競渡縱北人遊觀潛寓水戰州北舊
多設陷馬坑城下起樓爲斥堠望十里自罷兵人莫
敢登允則曰南北既講和矣安用此爲命徹樓夷坑
爲諸軍蔬園濬井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橫其中植
以荆棘而其地益阻溢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原上州

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
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
騎戰豈獨資屋材耶上元舊不燃燈允則結綵山聚
優樂使民夜縱遊明日偵知北酋欲間入城中觀允
則與同隙伺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俱入傳舍不
交一言出奴女羅侍左右劇飲而罷且置其所乘騾
廡下使遁去即幽州統軍也後數日爲契丹所誅嘗
晏軍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副使請救不
荅少頃火熄悉瘞所焚物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
運器甲不浹旬兵數以完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

救火狀。眞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徼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爲。舍宴而救事。或不測。又得諜釋縛厚遇之。諜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謂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諜請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諜遽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及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委曲以爲報。一日民有訴爲契丹民毆傷而遁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衆以爲怯。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荅以無有。益他諜。欲以毆人爲質。驗北得報。以爲妄。乃殺諜。雲翼卒亡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契丹報以不知所在。允則曰。在某所。契丹駭。不敢隱。即歸卒。乃斬以狥。天禧二年知鎭州。徙潞州。天聖六年卒。允則不事威儀。閒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訟至無大小。面訊立斷。善撫士卒。皆得其用。盜發輒獲。人亦莫知所由。身無兼衣。食無重羞。不畜資財。在河北二十餘年。事功最多。其方略設施。雖寓於遊觀亭傳間。後人亦莫敢褻。至於國信往來。費用儀式多所裁定。晚年居京師。有自契丹亡歸者。皆命舍允則家。允則死。始寓樞密院大程官營。王君玉談苑曰。李允則守雄州。匈奴不敢南牧。朝

廷無北顧之憂一日出官庫錢千緡復斂民間錢起浮圖即時飛謗至京師至於監司亦屢有奏削眞宗悉封付允則然攻者尚喧沸眞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謂使者曰某非留心釋氏實爲邊地起望樓爾葢是時北鄙方議寢兵罷斥堠允則不欲顯爲其備然後謗毀不入畢其所爲

宋高瓊

高瓊家世燕人徙亳州事太宗眞宗官至太尉會孫女配英宗爲宣仁聖烈皇后上在澶淵南城瓊請幸河北曰陛下不幸北城百姓如喪考妣馮極在旁呵之曰高瓊何得無禮瓊怒曰君以文章爲大臣今虜騎充斥如此猶責瓊無禮君何不賦一詩詠退虜騎耶上乃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輦未進瓊以所執檛築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焉上乃命進輦既至登北城樓張黃龍旗將士皆呼萬歲會虜將撻覽中弩死虜遂退他日上命隼召瓊詰中書戒之曰卿本武臣勿強學儒士作書語也太祖與文臣言未嘗文談葢欲激厲將士此漢高祖溺冠之意也至太宗好文方戰爭之時多作詩賦羣臣屬和故武事不競卒有澶淵之敗及澶淵之後章聖既渡大河至

浮橋一半。瓊執御轡曰。此處好與宰相吟兩首詩也
蓋當時宰相王欽若陳堯叟輩好爲詩賦以薄此輩
故平日憾之。而有此語。眞宗嘗問卿子幾人曰。臣子
十有四人。臣誠愚不肖。然未嘗不教以知書。於是賜
諸經史於其家。每戒諸子毋曲事要勢以覬進身。若
吾奮節行間。至秉旄鉞。豈因人力哉。

宋种師道

种師道字彖叔。少從張載學。以蔭補三班奉職。試法
易文階爲熙州推官。提舉秦鳳常平議役法。忤蔡京
貣又謂其詆毀先烈。罷入黨籍。屏廢十年。知懷德軍
夏國畫境其使焦彥堅必欲得故地。師道曰。如言故
地當以漢唐爲正。則君家彊土益感矣。彥堅無以對
童貫握兵柄而西。翁張威福。見者皆旅拜。師道長揖
而已。召詣闕。徽宗訪以邊事。對曰。先爲不可勝。來則
應之。妄動生事。非計也。貫議徙內郡弓箭手實邊而
指爲新邊所募。帝復訪之。對曰。臣恐動遠之功未立。
而近擾先及矣。帝善其言。賜襲衣金帶以爲提舉秦
鳳弓箭手時五路並置官。帝謂曰。卿吾所親擢也。貫
滋不悅。師道不敢拜以請。得提舉崇福官。久之。知西
安州。夏人侵定邊築佛口城。率師往夷之。始至。渴甚

師道指山之西麓曰是當有水命工求之果得水滿
谷知渭州督諸道兵城席葦土賦工敵至堅壁葫蘆
河師道陳于河濱若將決戰者陰遣偏將曲克徑出
橫嶺揚言援兵至敵方駭顧楊可世潛軍軍其後姚
平仲以精甲衷擊之敵大潰斬首五十級獲橐駝馬
牛萬計其酋僅以身免卒城而還又詔帥陝西河東
七路兵征臧底城期以旬日必克既薄城下敵守備
甚固官軍小怠列枝有據胡床自休者立斬之屍于
軍門令曰今日城不下視此衆股慄譟而登城城即
潰時至纔八日帝得捷書喜進侍衛親軍馬副都指

揮使童貫謀伐燕使師道盡讒諸將師道諫曰今日
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
乃不可乎貫不聽既次白溝遼人譟而前士卒多傷
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挺自防賴以不大敗遼使來請
曰女貞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
和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
可乎救灾卹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師
道復諫宜許之又不聽密劾其助賊而黼怒責爲右
衛將軍致仕而用劉延慶代之延慶敗績于盧溝帝
思其言起爲憲州刺史俄復致仕金人南下趨召之

加京畿河北制置使聽便宜撤兵食師道方居南山豹林谷聞命卽東過姚平仲有步騎七千與之俱北至洛陽聞幹離不已屯京城下或止勿行曰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廻不進形見情露祗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牓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城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春秋高天下稱爲老种欽宗聞其至喜甚開安上門命尚書右丞李綱迎勞時已議和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對曰女貞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拜檢校少傅同知樞密京畿兩河宣撫使諸道兵悉隸焉以平仲爲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母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汭在廷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故也京城自受圍諸門盡閉市無薪菜師道請啟西南壁聽民出入如常金人有擅過偏將馬忠軍者忠斬其六人金人來訴師道付以界旗使自爲制後無有敢越佚者又請緩給金幣使彼惰歸扼而殲諸河執

政不可种氏姚氏皆爲山西巨室平仲父古方以熙河兵入援平仲慮功名獨歸种氏乃以士不得速戰爲言達于上李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曰遣使趨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秦鳳經畧使師中至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爲緩竟用平仲斫營以及于敗旣敗李邦彥議割三鎮師道爭之不得李綱罷大學諸生都人伏闕願見种李詔趨使彈壓師道乘車而來衆蹇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率聲喏而散金師退乃罷爲中太一宮使御史中丞許翰見帝以爲不宜解師道兵柄上曰師道老矣難用當使卿見之令相見於殿門外師道不語翰曰國有急詔許訪所疑公勿以書生之故不肯談師道始言我衆彼寡但分兵結營控守要地使彼糧道不通坐以持久可破也翰嘆味其言復上奏謂師道智慮未衰尚可用於是加進太尉爲河北河東宣撫使屯滑州實無兵自隨師道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論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以示弱格不用既而師中戰死姚古敗朝廷震悚召師道還太原陌又使巡邊次河陽遇王汭揣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爲怯復召還旣至

未人應追寫者非獨此一語

病不能見十月卒年六十七京師失宋帝搏膺曰不用師道言以至于此金兵之始退也師道申前議勸帝乘半濟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爲國患故追痛其語建炎中加贈少保謚曰忠憲

宋宗澤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母劉夢天大雷電光燭其身翌日而澤生澤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第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直寘末甲調大名館陶尉適朝廷大開御河時方隆冬役夫僵仆于道中使督之急澤曰浚河細事乃上書其帥曰時方凝寒徒苦民而功未易集少需之至初春可不擾而辦卒用其言上聞從之調晉州趙城令下車請升縣爲軍書聞不盡如所請澤曰承平時固無慮他日有警當知吾言矣知萊州掖縣部使者得旨市牛黃澤報曰方時疫癘牛飲其毒則結爲黃今和氣橫流牛安得黃使者怒欲劾邑官澤曰此澤意也獨衙以聞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眞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靖康元年中丞陳過庭等列薦假宗正少卿克和議使議者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上不遣命知磁州時太原失

宋官兩河者率託故不行澤曰食祿而避難不可也即日單騎就道從麤卒十餘人磁經敵騎蹂躪之餘人民逃徙帑廩楊然澤至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爲固守不移之計上言邢洺磁起相五州各畜精兵二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兵常有十萬人上嘉之除河北義兵都總管金人破眞定引兵南取慶源自李固渡渡河恐澤兵躡其後遣數千騎直扣磁州城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賞軍士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不從澤欲假神以拒之曰此有崔府君廟甚靈可以卜筮其廟有馬能如何遂入燒香其馬銜車轡等物塞了去路宗曰此可以見神之意矣遂止不往回相州有詔以澤爲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乃自將兵趨渡道遇北兵遣素光弼張俊夾擊大破之金人既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擣其軍破三十餘砦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檄兵會大名澤履冰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簽書樞密院事曹輔齎蠟封欽宗手詔至自京

師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欵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與仁府曾楙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荅澤以孤軍進都統陳淬言敵方熾未可輕舉澤怒欲斬之諸將乞貸淬使得效死澤命淬進兵遇金人敗之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又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濮先遣三千騎往援金人果至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權邦彥孔彥威合兵夾攻又大敗之澤進至衛南度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騎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餘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王承

制以澤爲徽猷閣待制時金人逼二帝北行澤聞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會得大元帥府書約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于王曰人臣豈有服赭袍張紅蓋御正殿者乎自古奸臣皆外爲恭順而中藏禍心未有竊據寶位改元肆赦惡狀昭著若邦昌者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且言邦昌僞赦或敢奸雄之意望遣使分諭諸路以定民心王即位于南京澤入見涕泗交顧陳興復大計時與李綱同入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奇之上欲留澤潛善等沮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競競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致二聪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者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

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上覽其言壯之改知青州時年六十九矣開封尹關李綱言援復舊都非澤不可尋徙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民兵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恟恟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賊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諭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効力遂解甲降時楊進號没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爲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上疏請上還京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爲異議者非爲陛下忠謀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爾時金遣人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府澤曰此名爲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所拘金使延至別館澤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

誕謾爲可憑信恬不置疑不惟不嚴攻討之計其有
實欲賈勇思敵所愾之人士大夫不以爲狂則以爲
妄致有前日之禍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爲陛下所親
見也今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
其奸而陛下惑於人言令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愚
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言者
附潛善意皆以澤拘留金使爲非尚書左丞許景衡
抗疏力辨且謂澤之爲尹威名政績卓然過人今之
縉紳未見其比乞厚加任使以成禦敵治民之功眞
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爲入攻之計而將

相恬不爲慮不修武備澤以爲憂乃渡河約諸將共
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
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
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
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有詔如淮甸澤
上表諫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
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援飛使立功
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陞飛爲統制飛由是知名
澤視師河北還上疏言陛下尚留南都道路籍籍咸
以爲陛下舍宗廟朝廷使社稷無依生靈失所仰戴

陛下宜亟回汴京以慰元元之心不報復抗疏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劫掠侵奪靡所不至今之言遷幸者猶是也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業陛下奈何輕棄以遺敵國乎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也兩河雖未救寧特一手臂之不信爾今遽欲去之非惟一臂之弗廖且并與腹心而棄之矣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卽勸幸金陵陳堯叟蜀人卽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臣何敢望寇準然不敢不以章聖望陛下又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經從三省樞密院輒爲潛善等所抑每見澤奏疏皆笑以爲狂金將兀术渡河謀攻汴京諸將皆先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步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路遁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惶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擊攻之金人果敗羣盜丁進降進既受閤門宣贊舍人京

城外巡之命遂引部屯京城往參澤將士疑其非眞
請以甲士陰衛澤曰正當披心待之雖木石可使感
動況人乎及進至澤拊勞甚至待之如故吏進等感
服翌日請澤詣其壁澤許之不疑進益懷感畏後其
黨有陰謀以亂京師者進自擒殺之金將粘罕據西
京與澤相持澤遣步將李景良闖中立郭俊民領兵
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
景良謂曰私自逃是無主將也斬其首以徇既而俊
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書來招澤澤
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爲忠義鬼今反爲金人持書
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
已汝爲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
乎亦斬之謂仲祖本吾宋人脅從而來解縛縱之劉
衍還金人復入滑部將張撝請往救澤選兵五千付
之戒毋輕戰以需援撝至滑迎戰敵騎十部諸將請
少避其鋒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死之
澤聞撝急遣王宣領騎五千救之撝死二日宣始至
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迎撝喪歸葬其家以宣權知
滑州金人自是不復犯東京山東盜起報政謂其多
以義師爲名請下令止勤王澤疏曰自敵圍京城忠

義之士憤懣爭奮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爭先勤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畧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饑餓困窮弱者塡溝壑強者爲盜賊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時措置乖謬耳今河東不從敵國而保山砦者不知其幾諸處節義之夫自黥其面而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效義之心哉王策者本遼酋爲金將徃來河上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爲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貞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恥策感泣願效死澤因問敵國虛實盡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金人戰不利悉引兵去澤疏諫南幸言臣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冬至于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京城則天下之民何所依戴除資政殿學士又遣子韺詣行闕上疏曰天下之事見幾而爲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伊洛而金酋渡河捍敵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砦義民舉踵日望官兵之至以幾以時而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又言昔楚人城

郢史氏鄙之今聞有旨於儀眞教習水戰是規規爲偏霸之謀非可鄙之甚者乎傳聞四方必謂中原不守遂爲江寧控扼之計耳先是澤去磁趙世隆本磁州書佐澤在磁以爲中軍將澤既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金人圍磁州急州有禁軍有民兵民兵甚衆禁軍恐其勢盛將校郭進乃作亂世隆與進謀遂殺侃以通判趙子節權知州至是世隆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澤將士頗疑之澤曰世隆吾一枝耳必無他有所訴也乙卯世隆入拜澤面詰之世隆辭服澤笑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邪命引兵斬之時衆兵露刃千庭世興佩刀侍側左右皆懼澤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興感泣會滑州報虜騎留屯城下澤謂世興曰試爲我取滑州世興忻然受命世興至滑州掩虜不備急攻之斬首數百得州以歸宗澤復厚賜之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輒塹路以阻行者管軍間勑匆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纍之覘事者以告澤召之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海具伏即械之繫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于市統制官楊進屯城南

王善有衆二千餘皆山東游手之人先進來降屯城北二人氣不相下一日各率所部千餘相拒于天津橋澤以片紙諭之曰爲國之心固如是邪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二人相視慙沮而退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澤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國之足憂乎又奏言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迎復二聖今上皇所御龍德宮儼然如舊惟淵聖皇帝未有宮室望改修寶籙宮以爲

迎奉之所使天下知孝於父弟於兄是以身教也上乃降詔擇日還京澤復上表請上還京畧曰陛下聽姦臣之臆說憑賊虜之詭辭忘周宣之中興循晉惠之往轍時埶丹九州人日有歸中國者間有捕獲虜衆澤選埶丹漢兒引近坐側推誠與語諭以期奮忠義共滅金賊以刷君父之恥即給資糧遣之且賜以公憑竢官軍渡河以爲信驗人令持數百本去又爲榜文散示陷没州縣及爲公據付中國被虜在北之人因驛疏以聞澤遂結連諸路義兵燕趙豪傑嘗謂人曰事可舉矣必竢回鑾當以身先之故請上歸京

尤力辛卯陝西京東諸路及東京北京留守並奏金人分道渡河詔遣御營左軍統制韓世忠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閤勍率所部迎敵命宗澤遣本司統制官楊進等援之先是澤聞河北都統制王彥聚兵太行山即以彥爲忠州防禦使制置兩河軍事彥所部勇士萬數以其面刺八字故號八字軍彥方繕甲治兵約日大舉欲趨太原澤亦與諸將議六月起師且結諸路山水寨民兵約日進發上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遣王再興等自鄭州直擣西州陵寢遣馬廣等自大名取洛相

眞定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兒亦必同心殲殄金人事方就緒乞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講吾舊好以攜虜情遣知幾辯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諭以禍福必出助兵同加掃蕩如此則二帝有回鑾之期兩河可以安帖矣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澤因憂鬱成疾澤尹京幾歲修城池治樓櫓不擾而辦屢出師以挫虜鋒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爲潛善等所抑因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

此。汝等能戮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辛澤遺表猶贊上還京。先言已消日渡河而得疾。其末曰。囑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鑾輿亟還京闕。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澤自奉甚薄。方謫居時。饘粥不繼。吟嘯自如。晚年俸入稍厚。亦不異疇昔。食不兼味。衣敝不易。嘗曰。君父當側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耶。所得俸賜。遇寒士與親戚貧困者輒分之。養孤遺幾百餘人。初澤既拘留虜使。上屢命之釋。澤不奉詔。至是宇文虛中至東京。

攝留守事遂歸之詔贈澤觀文殿學士後謚忠簡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較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九

左編

將類　禦夷

宋岳飛　北夷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父義之曰汝爲時用。其徇國死義乎。宣和四年真定宣撫劉韐募敢戰士飛應募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滅之遣卒僞爲商入賊

境賊掠以克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
賊壘賊出戰飛陽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
俊及進和以歸康王至相飛因劉浩見補承信郎以
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
智力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
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澤是其言建炎元年康王即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畧
謂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
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擊之黃潛善汪
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

中原之望臣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
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
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
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採樵
以致絞皆故定也所矍然曰君始非行伍中人飛因
說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時列
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
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
是從所大喜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
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

鄉明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夜屯石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臥不動金兵卒不來飛兵食盡走彥壁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北戰大行山下擒金將拓跋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澤爲留守司統制二年澤卒杜充代之飛居故職與金人大戰汜水關射殪金將犬破其衆駐軍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新芻交縛兩束夜半爇四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三年賊王善曹成孔彥舟等合衆五十萬薄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爲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充將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克不聽遂與俱歸時命克守建康金兵至克迎降建康失守兀术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敗之駐軍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不敢擾民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爭來降附四年兀术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焉盜

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將追破之又遣辨士馬皐盡降其衆有張威武者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斬之避地者賴以免圖飛像祠之金人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朮次龍灣飛以騎三百步兵二千馳至新城大破之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奏建康爲要害之地宜遣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紹興元年帝至會稽時金人殘亂之餘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尤悍強據江淮湖湘十餘州連兵數萬多造符讖蠱中外圍江州久未解范宗尹請遣將致討招討使張俊慨然請與飛及統領楊沂中同諸將議分道進沂中曰賊勢如此兵分則力弱又諸將位均勢敵非招討督之必不相爲用俊然之時賊黨馬進在筠州豫章介筠江之間俊急趨之且曰吾已得豫章破賊必矣乃斂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月餘進以大書牒來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賊以俊爲怯諜知賊怠乃議戰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請自爲先鋒俊大喜令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

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追奔七十里至筠州賊背筠河而陣陣長十五里沂中曰彼衆我寡擊之當用奇願以騎見屬公以步兵居前俊然之以精騎數千授沂中使夜銜枚渡筠河出西山從山後夾擊以午爲期及戰飛設伏遣紅羅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俊亦以步兵麾戰至午沂中精騎自山後馳下賊駭亂退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殺汝坐而降者八萬餘人賊大敗既復筠州臨江軍諸將夜見沂中曰戰未伏降卒多急有變奈何非盡殲之不可沂中曰殺降吾不忍諸將轉告

張用知

諸將破賊而成功不捷一與虜戰而擒中

俊俊竟夜坑之進以餘卒奔于南康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俊與飛遇成于樓子莊賊黨商元據草山挾險設伏俊遣步兵從間道直趨山椒殺伏奪險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遁號俊爲張鐵山復江州已而與國軍等處羣盜聞俊兵至皆遁去俊引兵渡江至黃梅縣親與成戰成懲西山失險之敗據石幢坡憑山以木石投人俊先遣游卒進退若爭險狀以誑賊俊親冒矢石帥衆攻險衆數萬俱潰馬進爲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諸郡悉平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

制之貪虜賄也然諸將力亦分矣

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彈壓盜賊飛征羣盜過廬陵託宿壓市質明爲主人汎掃門宇洗滌盆盎而去郡守供帳餞別于郊師行將絕謁未得遍問大將軍何在殿者云已雜偏稗去矣其嚴肅如此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兵來矣即分道而遁飛至茶陵奉詔招之成不從飛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盜力

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略加勦除蠭起之衆未可遽殄許之飛入賀州境得成諜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諜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諜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嶺未明已至太平復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飛麾兵掩擊賊大潰成走據北藏嶺上梧關遣將迎戰飛不陣而鼓士爭奮奪二險據之成又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親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纔八千一鼓登城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

仁者之師

帝知

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宜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撫循有方士無一人死厲者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諸郡帝乃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酋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

亂棄山而下騎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太后至贛州城中遭其賊放火城中且救火連日不止城外又有一隊賊來圍城帝以太后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請至三四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繪像祠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偽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偽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飛爲之備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

趙鼎知

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飛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皐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飛奏金賊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

當日情事

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爲厚。臣候糧足。即過江北勦戮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進復鄧州。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爲上流要害。乞令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乃以隨鄧唐信陽並爲襄陽府路。隸飛。飛奏襄陽等六郡。人戶闕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招集流亡爲殿最。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

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必善遇我。遂降。

黃佐知

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

屠益不知

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慚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瓌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

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待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困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主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詵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

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幺貟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皐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侯神算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爲沿江之冠。詔兼節黃制置使。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義。率衆來歸。飛入覲。面陳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無以按察。帝從之。以李若虛爲京西南路提舉。兼轉運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許飛得自黜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置司襄陽。又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首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

應者。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木縣、再戰皆捷、中原嚮應、又遣人焚蔡州糧、九月劉豫遣子麟猊分道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召飛以兵東下、欲使飛當其鋒而已得退保、張浚謂岳飛一動則襲漢何所制力沮其議帝慮俊光世不足任命飛東下、飛自破曹成平陽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致目疾至是甚聞詔即日啟行未至、麟敗、飛奏至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遂賜扎言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從長措置、飛乃還軍、時僞齊屯兵窺唐州、飛遣

王貴董先等攻破之、焚其營、奏圖蔡以取中原、不許、飛召貴等還、七年、入見、赴行在、翌日內殿引對、飛密奏、請正建國公皇子之位、上諭曰、卿言雖忠、然握重兵於外、此事非卿所當預也、飛色落而退、帝嘗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始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襆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踊躍疾驅、甫百里

帝不知

英雄本色

諸

方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進。大抵馴而易乘者乃駑馬。故不耐騎而易乏。若就鞍之初。不可制御。此乃馬之逸羣者。馳驟既遠。則馬力始生。上以語張浚。浚曰。人材亦猶是也。但當駕御用之耳。上曰。人材若只取庸常易悅者何以濟天下之事。浚曰。既知其可用。則當不責近效以待有成。上曰。卿今見識極進。論議皆可取。朕嘗諭之。國家禍變。惟賴將相協力以圖大業。不可時時規取小利。遂以奏功。徒費朝廷爵賞。須各任方向之責。期以恢復中原。乃副朕委寄之意。

昨張浚來覲。亦以此戒之。秦檜奏上流守備。上曰。艱難以來。將士分隸主帥。歲久未嘗遷動。使植根深固。豈是長策。當令互易。如臂指可以運掉。纔過防秋。便當爲此。則人人可以指蹤號令矣。飛拜太尉。從幸建康。以王德酈瓊兵隸飛。詔諭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

浚不知

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答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命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詔詣諸都督府。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摳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爾。豈能馭此軍。浚艴然曰、

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步歸廬母墓側。浚怒。奏以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其軍。帝累詔趣飛還職。飛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奏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效可必。又奏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

人人用命未報而鄜瓊叛浚始悔飛復奏願進屯淮
甸伺便擊瓊期於破滅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
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术惡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
中得兀术諜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耶
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
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于
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諜冀緩死即詭服
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术事因謂諜曰吾今
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割股納書戒勿泄諜歸以
書示兀术兀术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乘廢

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中原不報八年還軍鄂州王
庶視師江淮飛與庶書令歲若不舉當納節請閑庶
甚壯之秋召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太子飛退而喜
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會金遣使將歸
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
臧恐貽後世譏檜銜之九年以復河南大赦飛表謝
寓和議不便之意有唾手燕雲復侾報國之語授開
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
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
賞取笑敵人二詔不受帝温言奬諭乃受會遣士僥

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瀍塭、實欲觀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十年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皐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闗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仇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頼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兀术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爲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伎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术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术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兵率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

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术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术益兵來、部將王剛以五十騎覘敵、遇之奮斬其將、飛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方郾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术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术將夏金吾副統軍粘罕孛堇兀术遁去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术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朱仙鎮

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术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术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葦治之、先是紹興五年、飛令梁興等布德意招納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歛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孫琪等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濮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术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

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每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顒、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下忙古千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牓、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間田處之、方兀术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术曰、岳少保以五十騎破五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术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

力請解兵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十一年、謀報金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師之兵破敵、兀术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廬、帝趨飛應援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敝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爲敵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以議攻却、帝得奏大喜、賜札曰、卿苦寒疾。乃爲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于舒以俟命、帝又賜札以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爲得體、兀术破濠州

張俊不知

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遣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既決、檜患飛異已、乃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檜又用參政三次翁訐、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樞密副使、位參知政事上、飛固請還兵柄、五月、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是時以劉錡知荊南府、罷其兵、張俊深忌錡與飛每言飛不赴援、而錡戰不力也、飛請劉錡掌兵不許、時有處士孫元濟者聞除錡荊南竊謂比之奕棊此最高着也、人問其故、元濟曰、陝蜀諸軍、但知吳氏襲漢諸軍尚思岳家

江陵在蜀漢之間，而錡有威名，爲諸將所服，且聞有詔或遇緩急旁郡之兵，許之調發，銷患未形，此廟算也。非吾君大聖，其孰能與此？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幕中輕銳教飛勿苦降意，金人攻淮西，俊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即行。遂解廬州圍。帝授飛兩鎮節，俊益耻，楊么平，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忌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乏詆飛，飛不爲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遛不進，以乏餉爲辭，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嵬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爲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爲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紡，言二樞密苦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紡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俊知朝廷欲罷兵，首請納所統兵，力贊和議，與秦檜意合，言無不從，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歎息，又以恢復爲已任，不肯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

此爲書非一

善爲師之語惡其欺罔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犬
臣而忍面謾其主耶兀术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
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
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
卨與飛有怨風卨劾飛又風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
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淮西飛畧至舒蘄
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
章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克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
未伸也又諭張俊令劾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
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

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
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
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卨入臺月餘獄遂上於是飛
以衆證坐嘗自言已與太祖俱三十歲除節度使爲
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及虜犯淮西前後受親札十三
次不即策應爲擁兵逗遛當斬誣飛與憲書令虛申
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
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
西事爲言卨喜曰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
滅迹又逼飛幕官孫革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

李君樸何彥猷薛仁輔士儻劉永升韓世忠洪皓附知

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時年三十九一云詔賜飛死命楊沂中蒞其刑憲雲棄市籍家貲徙家嶺南幕屬于鵬等從坐者六人天下冤之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罪鬻俱劾去宗正卿士儻請以百口保飛鬻亦劾之竄死建州布衣劉永升上書訟飛冤下棘寺以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

蠟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邪却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爲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嘗習注坡馬躓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

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折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娶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欽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卒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調軍食必感額曰東南民力耗敝極矣荆湖平募民營田又爲屯田歲省漕運之半帝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飛跋其後謂指操爲姦賊而鄙之尤憎之惡也張所死飛感舊恩鞫其子宋本奏以官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歸飛世忠以書來諗飛復曰均爲國家何分彼此世忠歎服襄陽之役詔光世爲援六郡既復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軍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檜死議復飛官万俟卨謂金方願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及紹興末金益猖獗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訟飛冤詔飛家自便初檜惡岳州同飛姓改爲純州至是仍舊中丞汪澈宣撫荆襄故部曲合辭訟之哭

聲雷震孝宗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求其後
悉官之建廟於鄂號忠烈淳熙六年謚武穆嘉定四
年追封鄂王五子雲雷霖震霆初檜令親黨王會所
搜御札數篋來之左藏南庫霖請於孝宗還之霖子
珂以淮西十五御札彙次凡出師應援之先後皆可
考爲顧天辨誣集五卷天定錄三卷上之

宋韓世忠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風骨偉岸目瞬如電早年驁
勇絕人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產業嗜酒尚氣不可羈
檢日者言當作三公世忠怒其侮已殴之年十八以
敢勇應募鄉州隸赤籍挽強馳射勇冠三軍崇寧四
年西夏騷動郡調兵捍禦世忠在遣中至銀州夏人
嬰城自固世忠斬関殺敵將擲首陴外諸軍乘之夏
人大敗宣和二年方臘反江浙震動調兵世忠以偏
將從王淵討之次杭州賊奄至勢張甚大將惶悸無
策世忠以兵二千伏北關堰賊過伏發衆躁亂世忠
追擊賊敗而遁淵歎曰真
器賞之且與定交時有詔
世忠窮追至睦州清溪洞賊深據巖屋爲三窟諸將
繼至莫知所入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即挺身

伏戈直前、渡險數里、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斧臘以出
辛興宗領兵截峒口、掠其俘爲已功、故賞不及世忠
別帥楊惟忠還闕、直其事轉承節郎、三年議復燕山
調諸軍至則皆潰、世忠往見劉延慶、與蘇格等五十
騎俱抵滹沱河、逢金兵二千餘騎、格失措、世忠從容
令格等列高岡、戒勿動、屬燕山潰卒舟集、即命艤河
岸約鼓譟助聲勢、世忠躍馬薄敵、迴旋如飛、敵分二
隊據高阜、世忠出其不意、突二騎旗者因奮擊、格等
夾攻之、舟卒鼓譟、敵大亂、追斬甚衆、時山東河北盜
賊蠭起、世忠從王淵討捕貪殘、殆盡欽宗即位詔諸
路勤王兵領所部入衛、會金人退河北總管司辟選
鋒軍、統制時勝、捷軍張師正敗宣撫使李彌大斬之
大校李復鼓衆以亂、淄青之附者合數萬人、山東復
擾彌大檄世忠將所部追擊、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分
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
者命後隊勦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復
餘黨奔潰、乘勝逐北、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推
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
卷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
下馬解鞍飲啖之、盡於是衆悉就降、黎明見世忠軍

未至、始大悔失色、以功遷單州團練使、屯濉沱河時、真定失守、世忠知王淵守趙、遂亟往、金人至、聞世忠在攻益急、糧盡援絕、人多勉其潰圍去、弗聽、會大雪、夜半、以死士三百擣敵營、敵驚亂自相擊刺、及旦、盡遁、後有自金國來者、始知大酋是日被創死、故衆不能支。時康王如濟州、世忠領所部勤康王即帝位、授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世忠請移都長安、下兵收兩河、時論不從、初建御營爲左軍、統制建炎二年、帝如揚州、世忠屯淮陽、會山東兵拒敵、粘罕聞世忠扼淮、楊乃分兵萬人趨揚州、自以大軍迎世忠戰、世忠不

敵、夜引歸、敵躡之、軍潰于沐陽、在陽城收合散亡得數千人、聞帝如錢塘、即縣海道赴行在、苗傅劉正彥反、張浚等在平江議討亂、知世忠至、更相慶慰、張俊喜躍不自持、世忠得俊書、大慟、舉酒酹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士卒皆奮、見浚曰、今日大事、世忠願與張俊身任之、公無憂、欲進兵浚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不測、已遣馮轄甘言誘賊矣、三月戊戌以所部發平江、張俊慮世忠兵少、以劉寶兵二千借之、舟行載甲士綿亘三十里、至秀州、稱病不行、造雲梯、治器械、傳等始懼、初傅正彥聞世忠來、檄以其兵

屯江陰、世忠以好語報之、且言所部殘零、欲赴行在
傅等大喜、許之、矯制除世忠及張俊爲節度使、皆不
受、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爲傅所質、防守嚴密、朱勝
非紹傅曰、今白太后。遣二人慰撫世忠。則平江諸人
益安矣。於是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迓世忠、速其
勤王、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未幾明
受詔至、世忠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斬其使。取
詔焚之。進兵益急、傅等大懼、次臨平、賊將苗翊馬柔
吉負山阻河、爲陣中流、植鹿角、梗行舟、世忠舍舟力
戰。張俊繼之、劉光世又繼之、軍少却、世忠復舍馬操
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
皆斬。於是士皆用命、賊列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
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傅、正彥擁
精兵二千、開湧金門以遁、世忠馳入、帝步至宮門、握
世忠手、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爲最、尚留朕肘腋、能
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于市、又
執賊謀主王世修、以屬吏、詔授武勝軍節度使、御營
左軍都統制、請于帝曰、賊擁精兵、距陘闖甚邇、儻成
巢窟、卒未可滅、臣請討之、於是以爲江浙制置使、自
衢信追擊至漁梁驛、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

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擒正彥及傅第翊送行在、傅亡建陽、追擒之、皆伏誅、世忠初陛辭、奏曰、臣誓生獲賊爲祖稷刷恥、乞殿前二虎貢護俘來獻、至是卒如其言、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授檢校少保節度使、兀术將入侵、帝召諸將問移蹕之地、張俊辛企宗勸自鄂岳幸長沙、世忠曰、淮淛富饒、今根本地詎可舍而之他、人心懷疑、一有退避、則不逞者思亂、重湖闔嶺之遙、安保道路無變乎、江淮當留兵爲守車駕當分兵爲衛、約十萬人分半扈江淮上下、止餘五萬可保防守無患乎、於是以世忠守鎮江、既而

兀术分道渡江、諸屯皆敗、世忠亦自鎮江退保江陰、杜充以建康降敵、兀术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知虜人不能久、大治舟艦、俟敵歸邀擊之、帝召至行在、奏方留江上截金人歸師、盡死一戰、帝謂輔臣曰、北虜願浩在會稽、嘗建此策、世忠不謀而同、賜親札聽其留、會上元節、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金將李選降受之、兀术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盡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馬

獻、又不聽、撻辣在濰州、遣孛菫太一趨淮東以援兀
朮、世忠與二酋相持黃天蕩者四十八日、太一孛菫
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
鐵綆貫大鈎授驍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
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繾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
蹙求會語所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
可以相全、兀朮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言不遜、世忠引
弓欲射之、亟馳去、建安范汝爲反、辛企宗等討捕未
克、賊勢愈熾、以世忠爲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副使、世
忠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
領步卒三萬、水陸並進、次劒潭、賊焚橋、世忠策馬先
渡、師遂濟、賊盡塞要路拒王師、世忠命諸軍偃旗仆
鼓、徑抵鳳凰山、頫瞰城邑、設雲梯火櫓、連日夜併攻、
賊震怖叵測、五日城破、汝爲竄身自焚、斬其弟岳吉
以狥、禽其謀主施達及稗將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
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
令軍士馳城上毋下、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
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爲
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賜黃金器皿、世忠
因奏江西湖南寇賊尚多、乞乘勝討平廣西賊曹成

擁餘衆在郴邵、世忠即平閩寇、旋師永喜、若將就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遣人招之、成以其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始至、欲急擊、宣撫使孟庾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策之審矣、非參政所知、請期半月效捷。遂與賊對壘奕基、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一夕與別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呵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錫也、夜伏精兵二千於白面山、與諸將拔營而進、賊兵方迎戰、所遣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麾將士夾擊、大破之、斬忠首、湖南遂平、授太尉、賜帶笏、仍勑樞密以功頒示內外諸將帥、還建康、置背嵬軍、皆勇鷙絕倫者、四年以建康鎮江、江東宣撫使駐鎮江、是歲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命世忠備、圖進取、辭旨懇切、世忠受詔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自鎮江濟師、俾統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

令軍中曰、眡吾鞭所嚮、於是引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人問王師動息具以所見對。聶兒孛堇聞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孛也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擠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孛也等二百餘人。所遺董旼、亦擊金人於天長縣之鵝口。擒女真四十餘人。解元至高郵、遇敵設水軍夾河陣、日合戰十三、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徃援復大戰、俘生女真及千戶等。世忠窺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時徒辣屯泗州、兀术屯竹墅鎮、爲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許之、時方宴會、使兩伶人以橘茗報聘、會雨雪、金饋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兀术夜引軍還。劉麟劉猊棄輜重遁。六年、置司楚州、世忠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親織薄爲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遣以巾幗設樂大宴俾婦人粧、以恥之。故人人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

山陽遂爲重鎮劉豫兵數入寇輒爲世忠所敗時張
浚以右相視師命世忠自承楚圖淮陽劉豫方聚兵
淮陽世忠即引軍渡淮傍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爲賊
所圍奮戈一躍潰圍而出不遺一鏃部將呼延通與
金將牙合孛董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
敗去既而圍淮陽城堅守不下約曰受圍一日則舉
一烽至是六烽具舉兀术與劉猊皆至世忠求援於
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
語之曰錦衣駝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
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衆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
去尋詔班師復歸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
九月帝在平江世忠自楚州來朝十月邊報急劉光
世欲棄廬州還太平張俊亦請益兵都督張浚曰今
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於是世忠引兵渡河與金將
謁里也力戰劉猊將寇淮東爲世忠兵扼不得進七
年築高郵城民益安之初世忠移屯山陽遣間結山
東豪傑約以緩急爲應宿州馬秦及太行山羣盜願
奉約束者金人廢劉豫中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
請全師北討招納歸附爲恢復計會秦檜主和議命
世忠徙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

留此軍蔽遮江淮、又力陳和議之非。願効死節卒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又言王倫藍公佐交河南地界。乞令明具無反覆文狀爲後證。章十數上、皆慷慨激切、後金果渝盟咸如其言、金使蕭哲之來、以詔諭爲名、世忠聞之、凡四上疏言不可許、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又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洞沮、且請馳驛面奏、不許、既而伏兵洪澤、鎮將殺金使、不克、十年、金人敗盟、兀术率撒離喝李成等破三京、分道深入、八月、世忠圍淮陽、金人來救、世忠迎擊於泇口鎮、敗之、又遣解元擊金人於譚城、劉寶擊於千秋湖、皆捷、親隨將成閔從統制許世安奪淮陽門而入、大戰門內、世安中四矢、閔被三十餘創、復奪門出、世忠奏其功、擢武德大夫、閔由是知名、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秦檜收三大將權、四月拜樞密使、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於國、世忠既不以和議爲然、爲檜所抑、及魏良臣使金世忠、又力言自此人情消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北使之來、乞與面議、不許、遂抗疏言檜誤國、檜諷言者論之、帝格其奏不下、世忠連疏乞解樞密柄、繼

上表乞骸十月罷爲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公節鉞如故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十二年顯仁皇后自金還世忠詣臨平朝謁后在北方聞其名慰問者良久二十一年八月卒進拜太師追封通議郡王孝宗朝追封蘄王謚忠武配饗高宗廟庭世忠嘗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曹毋諱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也性鷙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岳飛冤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攖檜怒又抵排和議觸檜尤多或勸止之世忠曰今畏禍苟同他日嗔目豈可受鐵杖於太祖殿下時一二大將多曲徇檜苟全世忠與檜同在政地一揖外未嘗與談嘻義輕財錫賚悉分將士所賜田輸租與編戶等持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畫精絕過人今克敵弓連鎖甲狻猊鎏及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皆其遺法也嘗中毒矢入骨以疆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知人善奬用成閔解元王勝王權劉寶岳超起行伍秉將旄皆其部曲云解兵罷政臥家凡十年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晚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世忠嘗議買新淦縣官

田高宗聞之御札特以賜世忠其詞云卿遇敵必克克且無擾聞卿買新淦田爲子孫計今舉以賜卿聊旌卿之忠故其莊號旌忠蓋當時諸將各以姓爲軍號如張家軍岳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蓋以爲喜故特賜之世忠之買田亦未必非蕭何之意也世忠作小官時一城被圍郡將無計世忠令募敢死士得三百人世忠云不消多只擇得精者八十人令人特一斧世忠問云其間豈無能爲盜者遂令往偷子鼓槌郡署將石頭去驚他門他必報中軍便隨入見有紅帳者便斫俟彼人集便出來恐有馬

軍來赶便與相殺城上皆喊云馬軍進如是果退圍

宋劉錡

劉錡字信叔順德軍人瀘州軍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鐘嘗從仲武征討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窒之人服其精宣和間用高俅薦特授閤門祗候高宗即位錄仲武後錡得召見奇之特授閤門宣贊舍人差知岷州爲隴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張浚宣撫陝西一見奇其才以爲涇原經畧使紹興六年權提舉宿衛親軍帝駐平江解潛王彥兩軍

交鬬俱罷命錡兼將之錡因請以前護副軍及馬軍
通爲前後左右中軍與游奕凡六軍每軍千人爲十
二將前護副軍即彥八字軍也於是錡始能成軍扈
從赴金陵十年金人歸三京克東京留守節制軍
馬所部八字軍纔三萬七千人將發益殿司三千人
皆攜其弩將駐于汴家留順昌錡自臨安沂江絕淮
凡二千二百里至渦口方食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
兆也王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未至順昌三百里金
人果敗盟來侵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城中庚寅
諜報金人入東京知府事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

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時
所部遊鋒遊奕兩軍及老稚輜重相去尚遠遣錡趣
之四鼓乃至及旦得報金騎已入陣錡與規議斂兵
入城爲守禦計人心乃安召諸將計事皆曰金兵不
可敵也請以精銳爲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
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
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號
夜叉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携老幼而
來今避而走易爾然欲棄父母妻子則不忍欲與偕
行則敵翼而攻何所逃之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

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鎗大喜鑿舟沉之示無去意置
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母
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斤堠募士人爲間探
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劒爭呼躍曰
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爲國家破賊立功時守
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僞齊所造癡車
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
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而游騎已涉賴河至城
下壬寅金人圍順昌錡豫於城下設伏擒千戶阿黑
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渦距城三十里錡夜

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虜頗衆既而三路都統葛王
褒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錡令開諸門金
人疑不敢近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與
清等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止
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
射敵無不中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
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甚
乃移砦於東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
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
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或請銜枚

用電

避守則自趙利

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號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术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過淮寧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不七日至順昌錡聞兀术至會諸將於城上問策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況已挫賊鋒軍聲稍振雖衆寡不侔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邇而兀术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蔽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汝殺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迎敵爲所執兀术問之對如前兀术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鵝車砲具不用翌日錡登城望見二人遠來縋而上之乃敵械成等歸以文書一卷繫于械錡懼惑軍心立焚之兀术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日之比元帥臨城自見

錡遣耿訓以書約戰兀术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术怒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五浮橋於頓河上敵由之以濟錡遣人毒頓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飲者輒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术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兀术兀术一動則餘無能爲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敝錡士氣閒暇敵晝夜不解甲錡軍皆番休更食羊馬垣下敵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徃徃困乏方晨氣稍凉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鬬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乙卯兀术拔營北去錡遣兵追之死者萬數方大戰時兀术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人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槍標去其墜牟大斧斷其

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戰自辰至申敵敗遽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羨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砍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籍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初有河北軍告官軍曰我輩元是左護軍本無鬬志所可殺者兩翼拐子馬爾故錡兵力擊之兀术平日恃以爲強者什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常以下皆鞭之乃是擁衆還汴捷聞帝喜甚授錡武

泰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虞候知順昌府沿淮制置使是役也錡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謹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鷄犬聲兀术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馬上錡以逸待勞以故輒勝時洪皓在燕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术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七月命爲淮北宣撫判官破敵兵於太康縣未幾秦檜

請令沂中還師鎮江、錡還太平州、岳飛以兵赴行在、
出師之謀、寢十一月、元术復簽兩河兵、謀再舉、帝亦
測知敵情、必不一挫遂已、乃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
之、金人攻廬和二州、錡自太平渡江、抵廬州、與張浚
楊沂中會、而敵已大入、錡據東關之險以遏其衝、引
兵出清溪、兩戰皆勝、行至柘皐、與金人夾石梁河而
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薪疊橋須臾而成遣甲
士數隊踰橋臥槍而坐會沂中王德田師中張子蓋
之軍俱至、翌日元术以鐵騎十萬、分爲兩隅、夾道而
陣、德薄其右隅、引弓射一酋斃之、因大呼馳擊諸軍
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曰
虜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以萬兵各持長斧、如墻而進、
奮擊之、敵大敗、錡與德等追之、又敗於東山、敵望見
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遂復廬州、是役也失將士
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而豪州之圍猶未解、錡駐
和州、得旨乃引兵渡江歸太平州、時並命三帥不相
節制、諸軍進退多出於張俊而錡以順昌之捷驟貴、
諸將多嫉之、俊與沂中爲腹心、而與錡有隙故柘皐
之賞、錡軍獨不與居數日議班師、而豪州告急、俊與
沂中錡趨黃連埠援之、距濠六十里、而南城已陷、沂

中欲進戰、錡謂俊曰、本救濠、今濠已失、不如退師據險、徐爲後圖、諸將曰善、三帥暴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又謂曰、敵得城而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備之、俊不從、命沂中與德將神勇步騎六萬人、直趨濠州、果遇復敗、還遲明、錡軍至藕塘、則沂中軍已入滁州、俊軍已入宣化、錡軍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至、奈何、錡曰、楊宣撫兵安在、俊曰、已失利還矣、錡語俊無恐、錡請以兵卒禦敵、宣撫試觀之、錡麾下皆曰、兩太帥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錡曰、順昌孤城、我提兵不滿二萬、獨足取勝、況今得地利、又有銳兵邪、遂設三覆以

待之、俄而俊至、曰、諜者妄也、乃戚方殿後之軍爾、錡與俊亦不相下、一夕俊軍士縱火劫錡軍、錡擒十六人梟首槀上、餘皆逸、錡見俊、俊怒謂錡曰、我爲宣撫爾乃判官、何得斬吾軍、錡曰、不知宣撫軍、但斬劫砦賊爾、俊曰、有卒歸言、未嘗劫砦、呼一人出對、錡正色曰、錡爲國家將帥、有罪宣撫當言于朝、豈得與卒伍對事、長揖上馬去、已、皆班師、俊沂中還朝、每言岳飛不赴援而錡戰不力、秦檜主其說、遂罷宣撫判官、命知荆南府、岳飛奏留錡掌兵、不許、詔提舉江州太平觀、魏良臣言錡名將、不當久閑、乃命知潭州、三十一

年、金主亮調兵六十萬、自將南來、彌望數十里、不斷如銀壁、中外大震、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錡節制逐路軍馬、錡引兵屯楊州、建大將旗鼓、軍容甚肅、觀者歎息、以兵駐清河口、金人以瓊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錡自楚州退軍、召伯鎮金人攻真州、錡引兵還楊州、先是金人議留精兵在淮東以禦錡而以重兵入淮西、大將王權不從錡節制、不戰而潰、自清河口退師楊州、以舟渡真楊州之民于江之南、留兵屯瓜州、錡病、求解兵柄、留其姪汜、以千五百人塞瓜州渡、又令李橫以八千人固守、詔錡專防江錡

遂還鎮江、十一月、金人攻瓜州、汜以克敵弓射却之、時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督師江淮、至鎮江、見錡病劇、以李廣權錡軍、義問督鎮江兵渡江、衆皆以爲不可、義問強之、汜固請出戰、錡不從、汜拜家廟而行、金人以重兵逼瓜州、分兵東出江皋、遂趨瓜汜、先退橫以孤軍不能當、亦却、失其都統制印、左軍統制魏友後軍統制王方死之、橫汜僅以身免、方諸軍渡江而北也、錡使人持黃白幟登高山望之、戒之曰、賊至舉白幟、合戰舉二幟、勝則舉黃幟、是日二幟舉、踰時、錡曰、黃幟久不舉、吾軍殆矣、錡憤懣病益甚、都督府參贊

軍事虞允文自采石來督舟師與金人戰允文過鎮江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召詣闕提舉萬壽觀錡假都亭驛居之金人聘使將至留守湯思退除館以待遣黃衣諭錡徙居別試院錡疑汜累已常懼有後命三十二年閏二月錡發怒嘔血數升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賜其家銀三百兩帛三百疋後謚武穆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錡之姓名者罪不赦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然錡卒以病不能成功世傳錡通陰陽家行師知避就錡在揚州命盡焚或外居室用石灰盡白城壁書曰完顏亮死於此金主多忌見而惡之遂居龜山人衆不可容以致是變云

左編

將類　禦夷

漢張騫　西夷

張騫漢中人也建元中爲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廼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予妻有

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亡惟王使人道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譯道、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夫人爲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

歸漢拜騫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騫爲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

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騖言爲然。廼令因蜀犍爲發間使。數道並出。出駹出徙邛出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莋南方開嶲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滇越。而蜀賈間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

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騖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廼封騖爲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騖爲衛尉。與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騖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至祁連山。其秋渾邪王率衆降漢。而金城河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天子數問騖大夏之屬。騖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

殺難堪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傳父布就翎侯抱亡致草中爲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爲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爲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衆因留居兵稍彊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爲神而遠之今單于新困于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爲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三百人馬各二疋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國騫既至烏孫致賜諭指未能得其決騫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爲大行歲餘騫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

外國、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初天子發書易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支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者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蜀、所通西南夷皆震、請吏置牂柯越巂益州沈黎文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迺

遣使歲十餘輩出、此初郡復皆閉昆明爲所殺奪幣物於是漢發兵擊昆明、斬首數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自騫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爲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率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效其使皆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

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
責怨、至相攻擊、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攻劫漢使王
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時遮擊之使者爭言外
國利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從票侯破
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胡皆去、明年擊破
姑師、虜樓蘭王、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而大宛諸國
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靬眩人獻
於漢、天子大說、而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
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是時上方數巡
狩海上、迺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則散財帛賞

以角氐戲娛外國表餌之策行矣

賜厚具餽給之、以覽視漢富厚焉、大角氐出奇戲諸
惟物多聚觀者行賞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
庫府藏之積、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
工、而角氐奇戲歲增變其益興自此始而外國使更
來更去、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尚驕恣、漢使往既多、其
少從率進孰於天子言、大宛有善馬在二師城、匿不
肯示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
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二師城善馬、宛國餽漢物、
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有敗、出其北、有胡
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

又幻出一段

數百人爲輩來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且二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柱金馬而去宛中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破宛矣天子以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廼以李廣利爲將軍伐宛驁孫猛字子游有俊才元帝時爲光祿大夫使匈奴給事中爲石顯所譖自殺

漢李廣利

李廣利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產昌邑哀王太初元年以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故浩侯王恢使道軍西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北至郁成士財有數千皆饑罷攻郁成城郁成拒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左右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而還往來二歲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

饑、人少不足以扳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門關。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因留屯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使爲外國笑、迺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扞寇盜、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頭、馬三萬疋、驢橐駝以萬計、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

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馬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兵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遁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母寡匿善馬殺漢使今殺王

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
人皆以爲然。共殺王。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
宛大恐。走入城中。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母寡
持其頭遣人使二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
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
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
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
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計以爲來誅首惡者。
母寡。母寡頭已至。如此不
罷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爲然。計宛之約。宛

遁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漢軍取其
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
之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爲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
得入城中。罷而引歸。初二師起敦煌西。爲人多道上
國不能食。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
壺克國等千餘人。別至郁成城守。不肯給食。申生去
大軍二百里。負而輕之。攻郁成。急。郁成窺之。申生軍
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
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降。其王亡走
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

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四人相謂郁成漢所毒令生將卒、失大事、欲殺莫適、先擊上邽、騎士趙第拔劒擊斬郁成王桀等遂追及大將軍、初貳師行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爲質焉、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後行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衆天子爲萬里而伐不錄其過

漢陳湯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家貧自貸無節不爲州里所稱西至長安求官得太官獻食丞數歲富平侯張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奉喪、司元帝詔列侯舉茂才、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奉喪、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遐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薨因賜謚曰繆侯、湯下獄論、後復以薦爲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爲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西收右地

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偈堅昆丁令兼三國而都之、然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因辱漢使者江迺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爲内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谷禹博士匡衡以爲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今郅支單于鄉化未醇、所在絶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絶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絶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畜、使無鄉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恥辱、即豫爲臣憂、臣幸得疆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没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上以示朝者、禹復爭以爲吉往必爲國取侮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爲可遣、上許焉、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以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畜產、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單

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爲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迺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屍、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困阨願歸計強漢遣子入侍、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爲人沈勇有大畧、多策謀、喜奇功、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

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戈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隨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豫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劒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

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畧大昆彌千餘人、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掠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爲寇、間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男子開牟、以爲導。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尉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

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幟、數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城上更招漢軍曰、鬬來、百餘騎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爲前、戟弩爲後、卬射城中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爲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却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引兵却、漢兵四面擁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

腐爛至此

畀得者凡斬闕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
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
十五王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爲
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
骼埋胔之時宜勿懸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
爲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足
異門而出宜懸十日乃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
令石顯嘗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
惡其矯制皆不與湯湯素貪所鹵獲財入塞多不法
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案驗之元帝內嘉延壽
湯功而重違衆顯之議議久不決劉向上疏乃封延
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
宗爲烏孫兵所圍騎馳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
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
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

東漢班超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彪之少子也爲人有志不
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辦
而涉獵書傳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
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常輟業

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賓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勑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超因馳疏勒十八年帝崩焉、者以中國大喪、遂攻没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爲首尾、士卒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即位、以陳睦新没、恐超單

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闐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闐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遂發疏勒康居于闐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平定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遍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大小皆言倘漢與依

天等以是效之則葱領可通葱領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羆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強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闐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

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纔、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李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今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之、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谿、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奸而外偽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為供帳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

遂通明年詔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于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路勒兵鷄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犇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因求漢公主超

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爲都尉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

遂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
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屯乾成、徐幹屯疏勒、西
域唯焉耆危須尉犂以前殺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
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十萬人、及吏
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犂界、而遣曉說焉
耆尉犂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
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王侯以下、事畢即還、今賜王
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鞮支奉牛酒迎超、
超詰鞮支曰、汝雖向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
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
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
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
與大人迎超於尉犂、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
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德道厲度七月
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
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先嘗質京
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
諸國王因揚聲當重賞賜於是焉耆至廣尉犂王汎
及北鞮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
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

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何緣逃亡。遂叱吏士收
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
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
頭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三歲撫慰之、於是
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明年下詔封超爲
定遠侯、邑千戶、
班勇字宜僚、少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爲
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近都護乃西域甲卒而還
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
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王

及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
共攻沒班、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於
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因
復取西域、鄧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先是公卿多以
爲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
匈奴彊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
黨與、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簒盜、
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
故匈奴負彊、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
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

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乃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收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況今府藏未克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爲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

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爲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何云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建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既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爲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綦毋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

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必弱則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捍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出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長久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絡繹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之財增暴虎之執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稾食而已今若拒絕執歸北屬虜虜并力以寇并凉則中國之費不止千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

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延
光二年夏復以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
中明年正月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
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
溫宿自縛詣勇降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
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
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四年秋勇發
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
後部王軍就大破之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萬餘頭
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没處斬之以
報其恥傳首京師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
奴爲王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
爲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
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
從兄勇使加持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
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今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
馳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
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
唯焉耆王元孟未降二年勇上請攻元孟於是遣敦
煌太守張朗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發諸國兵

四萬餘人分騎爲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至焉。眷而朗先有罪、欲擊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遣司馬將兵前戰、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眷、受降而還、元孟竟不肯面縛、唯遣子詣闕貢獻、朗遂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免、後卒于家

漢趙克國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後徙金城令居始爲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善射、騎補羽林爲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爲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爲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招帝時武都氏人反、充國以太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上谷還爲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擢爲後將軍、兼水衡如故、與大將軍霍光定册、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爲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爲後將軍、少府

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符奚盧山欲入爲寇

亡者題除渠堂降漢言之遣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
九郡單于聞之引去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
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
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
言抵冐渡湟水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
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上開之以問充國
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
不一人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
居與漢相距五六年迺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
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漢貳
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爲漢事苦張掖酒
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
合非一世也聞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
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豹
裘欲沮解之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
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
相直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爲
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鄯
善敦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爲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
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

開廻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爲備、敕視諸羌母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亹、爲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即夜遣三校尉銜枚先渡、渡輒營陣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陁中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陁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不出、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毋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欲一鬬而死、可得

邪、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印、將期門佽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爲支兵、至令居虜並出絕轉道、印以聞、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守合跡捕山間虜逼轉道津渡、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亡罪逕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極逕擊之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三河頗州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或曰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竟外之策、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賣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爲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但奪其畜產、虜

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爲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爲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裳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爲畔逆、他種劫略、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撫循和輯此、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咸以爲先零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樂成矦許延壽爲強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讓、充國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

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國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爲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瓜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爲帥衆王離留且種二人爲侯兒庫爲君陽雕爲言兵侯良兒爲君靡忘爲獻牛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

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酗羌人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衆兵謀問籌策焉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謚曰壯侯

東漢鄧訓

鄧訓字平叔禹第六子也少有大志不好文學禹常非之顯宗即位爲郎中訓樂施下士士大夫多歸之永平中理虖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

太原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算建初三年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知大功難立具以上言肅宗從之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迷吾等由是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代紆爲校尉諸羌激忿遂相與解仇結婚交質盟詛衆四萬餘人期冰合渡河攻訓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者二三千騎皆勇健富彊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施兩端漢亦時收其用時迷吾子迷唐別

事須通變以夷伐夷語套耳

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月氏胡訓擁衛稽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衆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人命縣絲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爾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卽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鬬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

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爲義從羌胡俗恥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伯父號迷吾乃將其母反種人八百戶自寒外來降訓因發遣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鴈谷斬首虜六百餘人得馬牛羊萬餘頭迷唐乃去大小榆居頗巖谷衆悉破散其春復欲歸故地就田業訓乃發遣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爲船置於箪上以渡河掩擊迷唐盧落大豪多所斬獲復追逐奔北會尚等夜

爲羌所攻於是義從羌胡并力破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一種殆盡迷唐遂收其餘衆還居大小榆谷訓乃發遣諸郡還徙盧落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皆畔之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餘皆款塞納質於是綏節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爲貧人耕種修理城郭塢壁而已四年冬病卒官時年五十三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燔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元興元年和帝以訓皇后

之父使謁者持節至訓墓賜策追封謚曰平壽敬侯中宮自臨百官大會訓五子隲京悝弘閻

東漢虞詡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早孤孝養祖母辭不應舉祖母終始辟太尉李修府永初中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他邊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議者咸同詡聞之乃說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語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摧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或徙其人民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雖賁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無計修曰吾意不及此徵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

何愛四千戶即此

冗官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和計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桀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鄧騭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傷詡後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籌之知無能爲也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赦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數萬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皐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

已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嶕谷詡卽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悉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悉無不中羌乃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

為將直諫中朝卒能

翊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由是敗散南入益州翊乃占相地勢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翊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辯數十里中皆燒石剪木開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前時安帝幸馮石府留飲十日石能取悅當世故為帝所寵順帝永建元年翊為司隸校尉到官數月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免之又劾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

坐共身翊一人耳

側目三公劾翊盛夏拘繫無辜為吏民患翊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民之銜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三府恐為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節即以尸諫爾又案中常侍張防屢寢不報翊不勝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昔樊豐幾亡社稷今張防復弄威柄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書奏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浮陽侯孫程等乞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即位而復自為何以非先帝

乎、虞詡盡忠、更被拘繫、張防藏罪明、正反搆忠良、今
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
天變時防在帝後程叱防下殿奏曰、陛下急收防、無
令從阿母求請、於是防坐徙邊、即赦出詡程復上疏
云詡有功、語甚激切、帝感悟、徵拜議郎、數日遷僕射、
永和初、遷尚書令、臨終謂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
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能不有寃者、
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